

中国小说之乡

正安小说年选

Zheng an xiao shuo nian xuan
(2009 卷)

正安县文联 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国小说之乡

正安小说年选

Zheng an xiao shuo nian xuan

(2009 卷)

正安县文联 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正安小说年选 (2009 卷) / 正安县文联编. -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0. 6

ISBN 978 - 7 - 104 - 03221 - 2

I. 正… II. 正… III. 小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1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06073 号

正安小说年选 (2009 卷)

责任编辑: 吴淑苓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 编: 100097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成都春晓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12.5

字 数: 31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104 - 03221 - 2

定 价: 30.00 元

目 录

- 山中松果落·雷霖·1
原地调头·王晓龙·34
大磨·冯其沛·80
一道佛光·雷贤圣·118
满耳蛙鸣·骆礼俊·162
满地蔷薇·杨韬·201
月亮的背面·许雨松·224
保姆·王力东·252
秋水长天·王少龙·264
省长的手表·寒流·284
一步之遥·余灵·287
罪过·何育薇·306
生蛋老儿之死·刘书青·317
马矮子·黎刚·319
狗家庄的狗·蒲勋·325
改道·王开宇·340
春山·王兴宇·352
流年逝水·陈卫·355
我看见流星了·杨余琳·370
进化·蔡睿·375

山中松果落

雷霖

1

老人站在屋檐下，看着猴子从岩下爬上来。一共是八个猴子，老人数得清清楚楚。四个大的，四个小的。有一个毛儿都老成黄斑了的，是它们的头儿。那个猴头儿好像认得老人。盯着老人的脸不放。当猴子们蹲在老人面前的时候，老人张着牙巴半天没有落得下来。老人好像看到了一个离家出走多年的孩子，现在，又回来了。

老人的黄泥小屋前面有一块大大的坝子，铺着毯子一样的青草。坝子的边沿上是一些没有规矩没有形状的石头的。老人不愿到石头上坐，老人更愿意站在坝子边上，把目光放到远处的远处。这些石头长年累月没有人坐，也就慢慢长出了青苔，青苔绿绿的，绒绒的，看起来很温暖，其实是凉的，有点像老人的心思。有两只猴子就蹲在长满青苔的石头上，正拿一双似曾相识的眼看着老人。老人试着朝猴子们挪了一下脚步。蹲在石头上的猴头一声喊，呼啦一下，八只猴子逃命似的就下岩去了。老人快快的站在屋檐下，有一股温温的泪水从老人脸上流了下来。

老人没想到在这里还能见到猴子。

老人以前住的那个地方，是猴子的家呀。

山脚下是一挂悬崖。悬崖下面绀着一条小溪。清得看不见水。小溪像散落珠子似的，滴落成一颗一颗的清清的塘。其实最

大的一颗，最亮的一颗，也是最清的一颗，叫猴子塘。悬崖上长满了青青的绿绿的黄黄的紫紫的蓝蓝的花呀草的，树长在崖上，有些倒挂下来，掩映得猴子塘像是流淌在天上。于是，猴子塘有多深，有多绿，有多长，有多宽，都被树和花草藏住了。

猴子是山的魂儿是山的精啊。

猴子塘是猴子的家。猴子是个最热闹的东西。不管白天夜晚，猴子都在塘两边的悬崖上，上蹿下跳，欢欢闹闹，一会儿在崖上，一会儿就蹦到了水塘边上。

猴子塘的猴子，最见不得女人，见了女人就跟放出牢一样，猴急急的。听说一个刚结婚不久的才从娘家回来的女人，身上的水灵样儿还浸在脸上。猴子看出来了。女人刚走到猴子塘的跳磙中间，一群猴子就从崖上涌下来。拉着女人的衣袖，任女人叫也好，骂也好，打也好，跳也好，猴子就是不松手。女人被猴子拥上山去，听说在猴洞里过了三天三夜。后来，女人生了一个男孩儿，全身都是毛，长得和猴子差不多。人们就叫他猴儿。

这个说法，印在别人的嘴里，传到有女人的地方。那些长得好看一点的女人，就不敢从猴子塘过沟了。

还有一些孩子生下来，身上的毛真的跟猴子一样。就有人笑笑的说他的母亲一定到过猴子塘。

但仿佛一夜之间，猴子塘的猴子，不晓得到哪里去了？

自从猴子没有了，这山就焉焉的，秃秃的，枯枯的，像个生了痼病的人，黄着脸。小溪也浑浑的，黄黄的，像垂死的人的目光，更像要死的人的眼泪，或者，像是要死的人的涎水。

猴子塘，反倒成了女人们天黑后偷偷洗澡的地方。

猴子塘两岸的树，像脱毛儿似的，一天一天就没有了。山上的树，也跟脱皮一样，一块一块，一层一层，就没有了。山只剩下白骨一样的石头。只有悬崖上才有柴了。那不叫树，那只是柴，能放进灶孔里烧得起火和烟的柴。别的地方，没有了柴，只有草。猴子塘两岸的悬崖成了唯一能遮住太阳的地方了。晚上，女人们就到猴子塘去。脱光衣服，在水里尽情地嬉戏。没有猴子打扰她们，没有男人去偷看她们。她们有时甚至想有个男人去偷偷看一眼，像牛郎偷看织女一样。女人们洗着洗着，笑声就会淡

下来，身上也和水一样凉凉的，心也就像下山的太阳一样，阴了下来。女人们反倒有点怀念猴子了。猴子塘，没有猴子了，还叫着猴子塘？叫着，嘴里寡淡寡淡的，也就无味儿了。人把绳子拴在腰上，腰带上插着柴刀，在悬崖上，在有柴的地方，飞来飞去，比猴子还要灵巧。猴子塘的悬崖上那点儿柴，那点儿叫绿的东西，也剥皮似的没有了。猴子塘这三个字，也渐渐的从人们嘴里淡了下来。尤其是女人们。没有了毛猴儿，没有了女人被猴子拖进洞去的故事，没有了传说，这个地方，就没有味儿了。猴子到哪里去了呢？女人们到猴子塘洗澡时，会朝四面的悬崖上瞅瞅，寻寻，找找。但是她们没有寻到猴子。女人们的身子松成一滩水，滩在水里，没有激情再起来。猴子小孩儿一样的叫声，在耳边回旋着，久久不去。女人的眼睛就定在悬崖上。悬崖是死的，寂寞的，淡淡的。没有了猴子，如同一个家，没有了调皮捣蛋的娃儿，这还是一个家吗？这悬崖上没有了猴子，长得这么悬的崖，是专门用来滚人的吗？悬崖死了。眼睛看着就酸酸的，辛辣的。目光没有了搁处，目光都成了孤儿。人也跟着山上的草一样，枯枯的，黄黄的，焉焉的。男人没有了什么撑着，女人们更是像没有了什么撑着。生活松松垮垮的，随时都可能塌下来。女人们到猴子塘去，是去看猴子，也是让猴子看她们。女人有猴子看着，就觉得自己还是美的，是水灵的，是亮的。现在，猴子塘没有了猴子，猴子塘上没有了树。没有了树的悬崖，一如没有穿衣服的女人。女人的眼睛朝崖上看去，崖上没有什么，什么也没有。有的只是女人那空空的目光，和空空的女人。山上没有了什么。一如女人的肚子里没有了什么。脱开来，身上汗毛都没有几根，有哪样看头不是？女人们失望了，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对女人失望了。比如猴子。女人都把自己藏进屋里，不再出来。出来没有人看，没有人睬，没有人理，只有自己看着自己伤心，还出去干什么呢？男人成了草，成了田埂上东倒西歪的草。不能栽进女人什么，也不能生长成什么。男人显得温和，也就疲软。女人没有了硬硬的感觉，没有了靠的，没有了撑的，没有了胀的，也就没有了心情没有了欲望没有了男人。猴子都不如的男人，还靠着什么呢？

女人就不到猴子塘去洗澡了。

猴子是什么时候离开这里的呢？也许是昨天？也许是去年？也许是前年？也许是很久以前？没有人知道。但又好像所有的人都知道，都记得。就是在昨天，就是在去年，就是在前年，就是在不久以前。他们的耳边还响着猴子的叫声，他们的身边还长着毛毛的猴儿，他们的脑子里时常都有猴子在旋，他们的心上经常会有猴子在跳。

2

以前，老人有块包谷林，就在猴子塘边上。

猴子经常从悬崖爬上来，偷老人的包谷。老人守在包谷林里，把一根竹篙，拍得啪啪响。这是我的粮食，你们的食儿在树上，不在这里。但是猴子不听。

起先，猴子们看到老人的响篙，就会把身子缩回悬崖上去。贼眉鼠眼的朝包谷林里偷看。后来，猴子们发现老人只是吓唬自己的，那响篙响得山响，但是从来没有上过猴子的身。老人边拍响篙，嘴角还一边笑，跟逗孙儿似的。猴子们也就不再把老人放在眼里。几个猴子一边围着老人，另外的就去偷包谷。老人把响篙抬起来，要打的样子。猴子们后退几步。还朝老人眨眼睛。等老人把响篙放下了，猴子们就蹲在老人面前，像个调皮的娃儿一样，还做着鬼脸。有的干脆就拉着老人的响篙，双脚蹬着地儿，跟老人较上了手劲儿。“有你们这样不听招呼的娃儿没有？”老人有时真的有点生气了。但是，猴子们的胆子越来越大，大得老人把响篙敲破了，也吓不住它们。老人的心里就痛痛的，不知道是为饿着的猴子，还是为别的。老人最伤心的也是心疼的，不是猴子们把包谷吃了。猴子掰包谷，是掰一个，丢一个。掰一大块地的包谷，最终手里只有一个包谷。左手掰下来，夹在右腋下，右手又伸上去掰，右腋下的那个包谷就掉到地上。猴子朝地上看一眼，眼皮快速地眨几下，这是怎么回事儿啊？它弄不明白。接着又掰，右手掰一个下来，夹在左腋下，左手又伸上去掰。左腋下那个包谷又掉到了地上。猴子又朝那个包谷盯一眼，耶，这是咋

回事儿啊？猴子想，要不，自己就努力点吧。于是猴子双手风轮一般，上下翻飞，不多一会，一块包谷地儿，就只余下光包谷杆儿了。有时，看都不看一眼，就一路，一手一手地掰下去。最后，走的时候，身后是满地的包谷，腋下只是夹了一个包谷，嘴里满是得意，下山去了。啃完那个包谷，就又偷偷的上来，又掰。一块地的包谷，一个中午，猴子能给你糟蹋个精光。老人心疼死了。你吃了也就罢了，你掰下来，包谷又没有熟，你这不是糟蹋粮食吗？老人就朝猴子们大声吼。猴子们胆子大了，知道老人是有口无心。后来，几个猴子就在原地和老人磨，嘴里呀呀的，和老人吹牛，别的猴子就到地里忙活。猴子也是最笨的，哪个说猴子聪明？老人不信。老人认为猴子是最笨的东西。猴子飞快地掰着包谷，身后像小孩子吃东西一样，洒了一路。老人心里就疼疼的。

猴子有时实在太不听话。老人在坡上割草，猴子们看到是老人，以熟相欺呀，逢到熟人不整有罪。猴子们在老人身边呀呀唧唧地叫个不停。老人没有理睬它们，老人觉得猴儿们实在是太调皮了，该拿个态度出来，要在猴子们面前有威信才对呀。于是老人埋头割草，眼睛都没有朝猴子们斜一下。草割成堆了。老人直起腰，却找不到背篋。猴子们在身边蹿上跳下，高兴得跟捡到橡子似的。原来是它们把老人的背篋偷去，挂在了悬崖边的树上去了。老人气得胡子要打鼻梁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谁叫自己不理睬人家呢。你冷落了人家，人家本来就可以不高兴的。老人抱着草回家，猴子们也下山回家了。那个背篋就挂在那树上。后来还是一个砍柴的年青人，腰上吊着绳子，砍了那棵树，才把那背篋取了下来。但是老人没有要那个背篋。树没有了，猴子没有了，背篋拿来干什么呢？这个背篋原可以成为猴子塘没有了猴子时的风景，但是，挂背篋的树，也被砍了。

老人心里空空的，像那个空空的背篋。老人心里又悬悬的，像那个悬在树巅上的背篋。没有了树，挂件衣服，也要借白云不成？老人的心里不是滋味。

现在，猴子又回来了。是昨天那些猴子吗？是猴子塘那些猴子吗？是老人眼中的那些猴子吗？是偷老人的包谷的那些猴子

吗？是那些调皮捣蛋的猴子？……如果是，这些年，你们到哪儿去了？怎么现在才回来呀？回来的路上，吃过苦吗？还认得路吗？

3

没有了树，没有了山果。老人的心里是空的，没有主心骨一样。老人的眼睛里没有什么挂的。老人眼睛是空的，老人有时把眼睛朝远处翻过去，翻过前面的山，山上没有挂得住目光的东西。猴子只能走了，走到了老人不知道的地方。那个地方，肯定有树，肯定有果子，肯定有包谷。这个地方也有包谷呀。猴子走的时候，不知道流泪了没有？猴子是晓得流泪的。猴子流泪的样子同人一个样儿。都伤心得把脸捂着，呀呀地叫。只是不能像人那样数着花样哭。但是猴子哭的样子看起来还要让人心碎。老人见过猴子哭泣。那是一个猴子死了孩子。老猴子把小猴子抱在怀里，坐在岩上，不肯下来，眼泪像小河一样淌。呀呀啾啾地哭。老人的心算是硬的，为什么在猴子身上就软得像个娘们儿呢？老人不明白。后来老人明白了。人的伤心可以用话来表达，猴子的伤心只能伤在心底。有血只能朝心底流去，积在心底。人可以把伤心流出来。猴子不能，猴子的心伤透了，没有谁知道。猴子只能自己独自伤心。老人的心伤了。猴子的心伤了，猴子的家都没有了。猴子塘猴子塘，猴子的家呀。

回来的这些猴子，是昨天的猴子吗？

老人的眼睛在这些猴子身上一遍一遍又一遍地抚着。猴子蹲在院坝边沿的石头上，一边朝老人瞅，一边朝老人的屋里瞅。老人明白，猴子们是饿了。老人回屋去，捧出一捧玉米粒儿。老人把玉米粒儿摊在手心。猴子们把眼睛搁在老人手心上，猴子的眼睛里满是玉米粒儿，但猴子没有过来。老人的眼里有泪水淤成塘。落到了手心里的玉米粒儿上。

一个小猴儿，回过头去朝老猴子望了一眼，又回过头来朝老人望了一眼，张着嘴就把空气嚼了两口。老猴子没有看它，老人就蹲下身子，把手心朝小猴儿伸了过去。老人把手心使劲朝前伸

去，但还是觉得自己的手心 and 猴儿之间，有很远很远的距离。小猴儿朝着老人的手心，把身子朝上探了探，像一个看不到高处的孩子把脚垫了垫。旁边老猴子一巴掌就朝小猴子扇了过来。打得那小猴子的眼睛缩进了肚子里。但是小猴子的嘴巴磨一磨的。玉米粒的诱惑不小了。老人一下子有点火了。朝那个老猴子扬了扬手。哪有你这样对待孩子的？孩子不就是想吃点东西吗？你不能给它，也就算你无能了。还不准它到别的地方得食儿？老猴子朝老人咧了咧嘴，双眼瞪着，有一种要打架的气势。老人把手放下来，猴子的眼神，好像不是当年偷包谷时的样子，猴子的眼睛里好像有一堵墙，把老人堵在了外面，猴子的目光看起来有些生分，不是当年那调皮的孙子一样的目光，老人的心里痛了一下。猴子们的眼睛始终盯着老人，像筑起的一道堤坝。老人就双手捧着玉米粒儿，蹲下身子，也像猴子一样用两脚尖着地，朝猴子蹭过去。老人想低着身子，看能否躲过那道堤坝？猴子们整齐地朝后退着，始终与老人保持着它们认为是安全的距离。老人手里是真正的玉米粒儿，黄灿灿的。老人放一颗在嘴里，咬得嘣嘣直响。老人看到有的猴子开始快速地眨起了眼睛。双脚一蹭一蹭地朝老人这边移着。老人也把脚慢慢地朝猴子蹭过去。老人朝猴子近一步，猴子也朝老人近一步。老人心上软软的，这道横在老人 and 猴子之间的堤坝，眼看，就要垮了。就在这时，猴群中发出一个声音，像报警器一样。猴子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，就朝岩下散去了。刚才那个寻玉米粒儿的小猴儿也跟着散下去了。只是它一边朝山下跳，一边回过头来。老人的目光和小猴儿的目光在相交的一瞬，老人的心撕开了一个口子。老人的眼睛闭了下来，老人弯下腰去，用手捂着自己的肚子，泪水就哗哗响。

老人的脑子里满是猴子。猴子在他的脑门上跳，在他的身上荡秋千，猴子甚至扯着他的奶头。老人笑了笑，我是爷爷，不是奶奶，就算是奶奶，这么大了年纪了，也没有奶给你们喂了。老人的身上痒痒的。老人觉得很久没有这样热闹过。心里暖烘烘的，热热的，天上有月亮，照着老人的屋子。今晚，猴子们会梦见月光吗？

猴儿们这时会吃什么呢？那个小猴儿肯定是饿着肚子睡的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饿着肚子，睡得着不？小娃儿，饿了，是睡不着的。半夜都吵着要吃东西，不然，身子在床上烙烧饼也要烙天亮。翻来覆去，瞌睡都烤焦了，烙糊了，哪还有瞌睡呀。老人心里就掂着那个没有讨着玉米粒儿的小猴儿。都怪自己太不小心了，这些猴儿肯定是在别处受了伤的。伤了心的，才到这里来的。自己凶凶的，吓着猴儿们不是？但是自己也只是朝它过去，没有别的意思，朝它近点，好点。但是那个老猴子，像话吗？一巴掌就下去了。你看当时那小猴儿的样子，肯定是打疼了，缩在那里，话都不敢哼一句，哪有那么不得了的大人啊？哪有动不动就打人的？小猴如果有你懂事，还叫小猴儿？还用你教？还用你照顾？不就是想吃点东西吗？谁不想吃东西呀？吃了东西才长大呀，你倒是老肠老肚的不怕饿。人家可是嫩肠子，饿坏了你高兴？……

老人一晚上没有睡得着。

第二天，太阳还在山那边散步，老人就站在屋檐下了。

4

老人是哭着离开他原来的那个地方的。如同猴子当年哭着离开猴子塘一样。

原来的那个地方，那棵没有千年也有几百年的柏香树，是那个地方的风水。是神仙居住的地方，神仙到那地方留脚，不住在别处，就住在那棵柏香树上。人在节气里，或者说有个三病两痛的时候，都要给老柏香树磕头下跪的，烧香的灰在树下积了厚厚的一层。这树都成了精了，是神了。是人们眼中的风水。动了这种树，是要遭雷打火烧的，要遭报应的。幸好有了这种传说，这些树才躲了过来。

但是在一个下着细雨的早晨，一大队人马，围住了老柏香树。老人看到老柏香树在发抖。人的眼睛像饿狗见到了臭肉。人把斧头伸向了那棵柏香树。树下还有人刚才烧过的香灰。

斧头下去了。老柏香树伤了一个大口子，这个口子大得人可以钻进去。老人把身子一横，斜身躺进了那个口子。他身上满是老柏香树的香气。但是，那些人把他从口子里拖了出来。“再不

让开，就劈了他。”树倒了。又被锯成了几截，每截都用十多个人才抬得动。老人看到的是一截截的死蛇。老柏香树的疙头上，流了半年的柏香油。

老人的身体一天一天地瘦下去，像没有树的山。

老人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在那个地方呆下去。他的眼睛只要一眯着，老柏香树就站在他的脑子里来，撑得他脑子痛。有人说，他是被老柏香树把魂勾走了。他承认是这样。老柏香树每天晚上都到他的梦里来。老柏香树没有死，老柏香树，能回来吗？

5

老人来到白虎山。老虎居住的地方，有谁敢胡来？

老人没有想到这山瘦成这样。如果再没有树这件衣服，一到冬天，山都要冷死的。

老人用锄头把土皮小心地剥开，剥出一个浅浅的凼。下面全是石头，稍一使劲，锄头就震出一串火星。哪有这么硬的石头呀？没见过有这么硬的山。这山太瘦了，连点肉都没有，全是皮。“有这层皮，我就能种下树。”老人心里说。有了树，这山不就像穿上了棉袄，身子保养起来了，身子骨儿不就会渐渐的好起来吗？老人心里栽种着期望。栽树时，老人手里放得很轻，活怕伤着了这小苗儿。苗放进坑里，直直的，一点也不能歪不能斜不能偏。老人觉得，树的长法，和人是一样的，从小就要站直了，不能东倒西歪的。否则长大了就不成材了。苗儿栽得整整齐齐，行是行，列是列。整个山坡看上去，像是穿着一件花格子的衣服一样。老人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。从河沟里用水桶提上来清水，一棵苗给一小半桶水，不多也不少，一视同仁，绝不特殊例外，也不讲大小。都是我的儿子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一碗水要端平才对。反正我只能提这点水，只能挖这么个坑儿，深浅随命。但是，你都得给我直直地长，不能横着斜着，更不能歪着倒着。这样，长得大长不大，长得胖长得瘦，你不能埋怨我就行了。老人把那些被风吹歪了的树苗，用木棍支撑着，像上了个脚手架一样。这样，你就不能长斜了。站直了，长不大也是直直的有用

的。当然，犁弯是有用，弯木有弯木的用处，但是老人不让。老人说只要是自己看着长大的树，都得给我站直。至于你以后，长大了长硬了，我扛不过你了，扭不过来了，你就是长得再弯再没用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但现在，我还得行的时候，你还在我的眼睛看守下的时候，你就得给我长正了。所以老人栽的那一坡树，看上去，跟哨兵站岗一个样子一个阵势。看起来受看，眼睛舒服。老人的眼睛就每天都搁在林中，看着那些苗儿，一天天长着。老人有种后继有人的欣慰。老人的心里不那么空了，也不再漠漠的，老人有了盼头。

还是有些苗是不成器的，长不大的，长着也像个老头儿的样子，这是天生体质差。这种苗，老人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就砍掉了。不能让这种长不大的长不成器的东西占了坑儿。长得大长不大，老人不看别的，就看苗周围的草。要是草长得高过了树苗，树苗的地盘被草占着。树苗没有办法，树苗还争不过草，那么这种苗儿，十有八九是长不大的，长着也是受气的命，被草就欺负成这个样子的苗，能成什么大气候不是？老人对这种苗没有同情心。你看看别的苗。打着一把伞，伞以下，就是自己的地盘。草在树下，长不大，就是长着，也是黄毛丫头似的，不多久就会被苗儿挤出去。老人喜欢这种苗。这种苗，长得直，长得大，长得成气候。老人又觉得，有草和苗比着，争着，苗才蹿得高蹿得快。不然，你一天一桶水，它还以为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能惯成这个坏习惯。老人把心一硬，手臂上的青筋一跳，长不大的不争气的苗，就被扯起来，丢在身后去了。

于是，这片林子，长得很整齐。老人心里盘算着，自己老了，林子也成了气候了，这山也成了林子啦。那时，里面什么都有了，自己还有什么缺的呢？老人心里满满的，胀胀的。晚上，瞌睡都被撑到林里边儿上了，大半夜找不回来。老人就到林子里去，看看还在树梢上晃荡的月亮。老人对月亮说，这一大晚上，还不回家呀？月亮像一个深夜还在外面逛着玩儿的孩子，玩高兴了，忘记了回家。老人朝月亮噜噜嘴，但是月亮没有听他的，继续在树梢让打着滚儿。老人就坐在林子里，看着月亮，看着身边的树，听着林子里有一阵粗粗的声音传过来，那是树们在

打呼噜吗？

林子里起霜了，老人头发上湿湿的，老人把脸一抹，抹下了一把水来。

成林了的树，里面就什么都有了。老人觉得，这和娶儿媳妇差不多，你把房子起好了，媳妇自然就进屋来了。

不时有人晚上来偷柴。老人背着月亮，在山林里守着。

老人不和他们多说。谁敢动他的树，就是和他拼命。还真有不怕死的，老人更不怕死。那人一刀砍向树，老人一刀就砍向他。血溅上了树苗。老人的名声从此就爆开了，说那老人疯了，树比命还硬。

树苗长成了半大木，有手臂那么粗了。自己再想给它们纠正姿势，已经不可能了。虽然还叫树苗，但这树苗已经大了，举得过你的手腕了。你再也无力掰动任何一根苗儿。老人摸着这些苗，像摸着儿子一样，硬硬的，劲劲的，风吹不歪，霜打不倒，成了一个男子汉了。

儿子跟着树苗长着。

儿子奶名儿叫“山果”，属猴的。

儿子一生下来，就瘦瘦的，小小的，尖着嘴削着脸，跟个猴儿一个样儿。老人想，这个娃儿，既属猴，又长得像猴。猴嘛，一要有山，猴不能蹲在地上啊。下地的猴儿，是瘟猴儿。猴是山上的精灵。常言说嘛，山中无老虎，猴子充大王。猴是山中老二啊。但是没有山，猴就什么都不是。山上还必须要有树，树是猴儿的家呀。有树，还得有果子。这样猴就饿不着，也不用到地里来偷东西。有山，有果，那猴儿就不差吃不愁住了。这个娃儿呀，就叫“山果”。叫起来又好听，一听就知道是个什么角儿。猴精猴精，猴还长寿，猴子的生死簿都被当年那个大闹天宫的孙猴子逼着阎王爷给勾了的，猴子的寿命是最长的。“山果”。又好带，又好长，又有出息。老人就嘴巴哈着闭不拢来。

山果长到十多岁了，真是猴精一样，在树上爬上窜下，轻灵得胜过真猴儿。

儿子长得很壮实，摸起来像一块硬硬的石头。树长得很慢，儿子长得很快，昨天好像才只有树的半腰高，似乎只一晚上的功

夫，儿子比树高出一头来了。树也跟着儿子长。树和儿子好像是在比哪个长得快似的，都一天一个样，一天比一天高，一天比一天硬气。老人心里满满的，老人看到的是满山的儿子。喝口风也呼呼的往上蹿。

儿子在林子里跑着，跳着，摸摸这棵，又比比那棵。老人有时看着看着，就分不清楚哪是儿子哪是树了。满山都是树，又满山都是儿子。

儿子的眼睛时常停在树林里，嘴里喃喃道，“爹，等树长大了，我们就发财了。”

老人看一眼儿子，又看一眼坡上的树。树和儿子一样，长得直直的，越来越高，也越来越长眼。是啊，等儿子长大了，自己就有靠了。

儿子说，“爹，你说这一大片树林，都长成大树了，那要卖多少钱啊？”

老人的眼睛停在儿子的脸上，但是儿子的目光搁在林子里，取不下来。

老人把目光停在林子上，又把目光停在儿子脸上，老人的心里起了疙瘩。

6

太阳像刚从火炉里滚出来，在山顶上一晃，山顶一下子就冒出了白烟儿。松树的树尖上，有些嫩芽儿就成了火柴头了。草也伏在地上，连头都抬不起来。老人看到树林子的上空，有火舌在呼呼地燎着，那是林子已经开始燃起来了？再这样烤下去，松树肯定要被烤死的。不死都要被烤糊。老人心上也糊糊的，他似乎闻到了自己头发上的糊焦味儿。松树还是嫩芽儿，经不住大火烤啊。

老人坐在林子里，眼睛四处盯着。害怕太阳上掉下一个火星来。这时的林子，一个火星掉进去，就是火星落进了火药堆。老人的眼睛防着太阳。太阳走到哪里，眼睛就转到哪里。太阳烧成这个样子，是没有安好心的。老人的眼睛里有一团火在燃烧。汗

水从上眼皮滚进了眼睛，又从眼睛里滚落到了下眼皮，直接滚向地下，但好像还没有滚到地面，被烤干了。树没有得到一滴水。树渴得在地上张着大大的嘴巴，嘴巴大得老人的手都伸得进去。但是，老人的汗水只能滴落到半身，落不下地。老人想，那条天河，恐怕早就是被太阳烤干了，不然，那么大的一条河，能把爱情隔开的一条河，怎么就不能漏点下来呢。现在老人明白了，那天河水是可能漏下来的。如同自己的汗水，还没有漏到半天，就早已经被太阳烤干了。那些白云，可能就是天河水被烤干后的水汽。那水汽被太阳光刺得七疮八孔，没有一点好的。什么才能挡住太阳光呢？岩石都要烤化了，别说树。老人有点伤心，自己种了这些年的树，用血守下来的，得罪了人的，难道还被天收了不成？天不吃树啊，天都不让树活了吗？

老人每天挑着水桶，下到沟里，去挑水上来，给树儿解渴。老人一回只能挑上来半桶水。老人觉得自己每上一级石梯子，都像登了一回天一样。半桶水在肩上，压得肩头在缩进肚子里去似的。老人对自己恨恨的，有你这么不中用的东西？长着一双老腿，上几步梯子，就把你累成这样了？于是老人心里恨着这个挑水的人，脚下就使气，我就是要把你这不中用的老腿走死算了！老人使劲蹬了几下，腿就好像一下子断了，自己腿里的骨头一下子不知道哪儿去了，腿里全是肉。肩上的水桶垮了下来，老人觉得自己的上半身也跟着垮了，垮到地上，成了一堆，软软的像一滩烂泥。水桶滚在一边，水沿着石梯子，逃走了。老人看着那逃走的水，目光好像连招呼水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老人的脸上不时地抽动一下，老人想把自己重新收拾起来，老人动了动手指，老人发觉自己全身的骨头，也跟着水逃走了，寻都寻不回来。

老人就这样躺在地上，老人的眼皮重重的压了下来，老人想把眼皮推开，但是老人没有了力气。

太阳快把躺在地上的老人烤化了。老人努力地把眼睛睁开一道缝儿，才看到自己的膝盖上有红红的东西，是血，只是已经结了疤了。

老人想，要是自己的血能浸进土里，能不能给树解解渴呢？没有水，看来，只有自己的血了。但是自己的血，能流得出来